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及其启示*

□刘奕 肖希明

摘要 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相关史料,特别是历史档案等原始资料进行深入挖掘,回顾和梳理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历程以及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人在教育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的本土化探索与创新,分析其意义及对当今图书馆学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 金陵大学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史 本土化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4.015

1 引言

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1929年更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创建,中国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由此开端。在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另一重镇是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大”)。1927年秋金大图书馆学系创办,1950年夏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停办。在20余年的办学历程中,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了大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其中包括卢震京、钱存训、袁涌进等驰名海内外的图书馆学专家,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美国学者韦棣华带领沈祖荣、胡庆生等留美学人创办文华图专一样,金大图书馆学教育也是在美籍学者克乃文(William Harry Clemons)的影响和李小缘、刘国钧等留美学人的积极推动下兴办的,因而金大早期的图书馆学教育无疑具有浓厚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色彩。然而金大在办学过程中,在学习、吸收国外图书馆学教育成果的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国情,继承和创新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两者融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体系。

近年来,先后有叶继元和徐雁^[1]、沈固朝和刘树民^[2]、曾果果^[3-4]、任家乐^[5]、郑锦怀和顾焯青^[6-7]等学者结合史料,从办学历程、本土化贡献、特色与中美比较、课程与教学、成绩考察等方面对金大图书

馆学教育进行探讨。笔者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历程进行梳理,探讨金大图书馆学在教育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教材建设等方面的本土化探索。相较以往研究而言,本研究加强了对金大历史档案等原始资料的使用和新信息的补充,以期为中国图书馆学当代教育与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2 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历程

2.1 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与讲座

1913年3月克乃文来华,主持金大图书馆工作,并率先引入西方先进图书馆学知识,面向全校文科生开设图书馆学课程,还先后推荐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等赴美攻读图书馆学^[8]。1925年春起,金大图书馆每学期面向全校新生讲授“图书馆之用法”,使之“不啻为大学各课程之入门”^{9}。1926年9月,李小缘在金大文理科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并与刘国钧一同面向全校新生开办图书馆讲座^[10]。

2.2 创办图书馆学系

1927年秋,李小缘、刘国钧等在金大推动创办图书馆学系^{[9](1)},该系设于文理科内,学制两年,李小缘任主任兼教授。1928年2月起,蒋一前(原名蒋家骧,时任金大图书馆西文编目主任)任助教^[11]。1929年1月,李小缘(时任金大图书馆馆长)、刘国钧(时任金大文理科科长)、万国鼎(时任金大图书馆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及其文化影响研究”(编号:17ZDA295)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肖希明,ORCID:0000-0002-0715-6038,邮箱:xxmwhu2011@163.com。



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任教授,蒋一前仍任助教^{[9](22)}。

据1931年底《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报道:“金大图书馆学系,在今日图书馆界中,颇占相当地位,在中国各大学中,除文华专科外,设立图书学系,可称仅见……当今中国图书馆界人材与学术,两形贫乏之时,该校图书馆学系之贡献,实属重大”^[12]。

2.3 改设图书馆学组

1930年春,金大将文理科分为文理二学院,图书馆学系改为图书馆学组,附设在文学院教育学系之下,曹祖彬(时任金大图书馆中文编目主任)、陈长伟(时任金大图书馆代理主任,即代理馆长)任讲师^{[13](9,13)}。1931年秋,刘国钧任教授(时任金大图书馆馆长),曹祖彬、陈长伟(时任金大图书馆流通部兼总务主任)任讲师^[14]。1935年秋,曹祖彬赴美留学^[15],陈长伟、汪兆荣(时任金大图书馆西文编目主任)、周克英(时任金大图书馆文书兼西文编目员)任讲师^[16-17]。1937年秋,李小缘、曹祖彬(时任金大图书馆阅览参考部主任)任教授,陈长伟、汪兆荣、周克英(时任金大文学院院长室秘书兼图书馆文书)任讲师^[18-19]。1939年起,吴良铸任讲师(时任金大图书馆阅览部参考组主任)^[20-21]。

2.4 增设图书馆学专修科

1940年秋,金大文学院增设图书馆学专修科,学制两年,曹祖彬(时任金大图书馆副馆长)任主任兼教授^{[22](7)},陈长伟(时任金大图书馆秘书兼期刊部主任)任副教授^[21],曹祖杰(时任金大文学院院长室秘书)任讲师,张忠祥(时任金大图书馆采访部主任)任助教^[23]。1940—1941学年,图书馆学组与图书馆学专修科并存,并以图书馆学专修科为主。其后,李英如(时任金大图书馆西文编目主任)^[24]、孙云畴(时任金大图书馆中文编目主任)等任讲师,周克英、邓光禄(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馆长)、梁思庄(时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等先后受聘兼课,曹祖彬、陈长伟任教至1946年初。1946年秋,陈长伟任副教授^[25]。1947年,李小缘任教授,蒋一前(时任金大图书馆编纂部主任)任副教授^[26]。1948年秋—1950年夏,陈长伟(时任金大图书馆副馆长兼期刊部主任)、蒋一前任副教授^[27]至该科停办。

1948年,李小缘在回溯金大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时总结道:“本校设图书馆学辅系,暨图书馆学专修科,先后造育不少人才,服务于各大图书馆,

成绩优良,素为社会人士所赞许”^[28]。

3 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与创新

3.1 教育模式本土化

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影响,新图书馆运动兴起并如火如荼地开展,国内掀起学习欧美先进图书馆理念、方法和技术的热潮,进而推动近代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1921年,刘国钧明确提出“近代图书馆事业之专门化”,“图书馆既为社会所不可缺之制度,则其能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固不容疑虑者也。欧美各国多有图书馆养成所。美国之图书馆学校多有以大学毕业为其入学资格者,则图书馆事业之为一种专门职业,而必有待于专门训练也明矣”^[29]。1925年,李小缘指出图书馆人才缺乏,“欲办图书馆的第一步,必须首先训练人材”^[30]。而金大作为我国最早“收回教育权”的教会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陈裕光以“按国内之情形,与时代之精神,社会之需要,切实培养人才”为宗旨,坚持民主办学,并在全校各院系推行系列本土化教育改革,图书馆学也不例外^[31]。因此,为培养图书馆管理专业人才,金大图书馆学正规教育应运而生。与同时期的文华图专一样,二者均仿照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制度办学,学制两年,并招收大学二年级以上学生。1940年,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招收一年级新生,学制不变。

1932年,刘国钧对图书馆员应有的素养提出了明确要求,感慨于“每见图书馆员或则缺乏智识之根底,或又太专一门,而忽略普通学科之门径。其实馆员为各种需要不同之社会而服务,便应努力求各方面常识之充实……”,他特别指出,馆员除了具备“研究图书馆学之基本智识”,还“须有丰富常识”^[32]。因此,金大图书馆学附设于文科(文学院)之下,每学期开课供学生辅修,同时学生还须修读主系课程,这与金大图书馆学人培养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的办学理念有很大关系。从图书馆学课程的授课对象来看,文理科时期全校学生均可辅修,文学院时期本院学生可以辅修,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总体上具有开放性和综合性,逐渐实现由普及性向专业化转变。

1934年,蒋复璁(时任中央图书馆筹备主任)认为,图书馆人才的培养是极其需要的,人才标准分为两种:一是高等图书馆人才,需要有各门学术的基



础,并接受过图书馆的训练;二是民众图书馆人才,不需要大学的知识,要能辅助大学图书馆的进行或管理小规模图书馆^[33]。1936年,李小缘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一文中指出,“今环境对象之图书馆学识增进矣,故吾人自身之专门学识亦非增进不可。增进之外,尤需适应我国之环境焉”^[34]。“图书馆为社会教育中坚,现在社会教育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允宜培植此项人才以资应用”,鉴于当时图书馆专门人才极其匮乏,为满足社会各方对图书馆人才的迫切需求,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特别注重专门技能之养成,以求合于大学中学及民众图书馆之需要”^[35]。

当时金大实行导师制,将各系学生(不分性别及年龄)分为若干组,每组5—7名学生并设导师1人,由各系专任教师担任导师^[36]。如1942年春,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将学生分为两组,曹祖彬教授指导学生张祯琳、陈玉兰、范家贤、华武驷、曹为卿、颜其林等6人,陈长伟副教授指导学生曹慕樊、魏瑛、叶传静、叶瑞基、于豪发等5人^[24]。导师注重团体指导(如谈话会),同时体察学生个性,利用课余时间加强对学生的学业、思想及行为等方面的个别指导,重视培养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能力^[37-38]。

由于图书馆学正规教育规模小、周期长,金大图书馆学人还致力于提供在职培训、函授教育等形式的图书馆学业余教育。

1923年7月15日,洪有丰在东南大学首开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班,为期一个月,学员80余人,在孟芳图书馆实习^[39],并于其后三年连续开班,成为我国早期影响最广泛的职业教育。其中1925年7月15日,图书馆学组暑期学校开课,为期一个月^[40],有69人选修(13人专选,56人兼选),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袁同礼、杜定友等登台授课^[41]。1940年11月7日,“为改进中等学校图书管理,训练专门技术人员起见”,中等学校图书管理员讲习班开课,为期两个月,曹祖彬主持教务,刘国钧、李小缘、陈长伟、戴安邦等受聘为讲师,李英如等担任实习指导,其后继续开班^[42-43]。

据1939年1月16日《金大校刊》报道,因“值此抗战期间,社会一般人士,益感时间之紧张,函授教育,更有应运之需”,为“便利中学生之升学,及养成自修能力”,金大文学院开设图书馆学函授课程,并“分高初两级,初级约当高中程度,高级为投考大学

之先修”^[44]。

上述情况表明,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模式虽然袭自欧美,但在办学过程中也在探索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为:一是强调“养成切合国情之实用人才”^[45];二是实施主辅修制,培养复合型人才;三是采用导师制,注重对学生的德育指导,并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四是细分人才培养层次,在开展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同时,大力兴办图书馆学业余教育。这些实际上也是对图书馆学教育模式本土化的探索。

3.2 课程设置本土化

1925年夏,图书馆学组暑期学校开设图书馆学术辑要、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分类法等课程^[41];次年夏,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科开设学校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检字法等课程^[46]。

1928—1929学年,金大图书馆学系开设15门专业课程,包括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中国重要书籍研究、目录学、分类法、编目法、杂志报纸政府公文、索引与序列等8门必修课程,以及特种图书馆、民众图书馆、书史学、印刷术、图书馆问题之研究、图书选择之原理、图书馆史等7门选修课程^[47](⁶³⁻⁶⁷)。其后图书馆学组增开图书流通法等必修课程^[13](⁷³⁻⁷⁸)以及图书馆行政、高级参考工作等选修课程^[48-49]。

1940年秋,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开设24门专业课程,包括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馆组织与管理、参考书使用法、目录学、图书分类法(中文)、图书分类法(西文)、图书编目法(中文)、图书编目法(西文)、图书流通法、期刊管理及应用、官书处理法、民众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图书馆推广、图书选购法(附商业目录学)、参考实习(上)、参考实习(下)等18门必修课程以及索引与序列、书史学、儿童用书研究、档案管理法、博物院管理法、图书馆与成人教育等6门选修课程^[50]。次年春,官书处理法、大学图书馆、图书馆推广、图书选购法等必修课程以及图书馆与成人教育等选修课程一度停开^[51],参考实习课一度改为高级参考工作及实习课^[52]。

总的来看,金大图书馆学课程与当时图书馆核心部门及其工作内容相对应,课程性质与课程排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重要程度。1927年5月,李小缘建设性地提出“(大学)学校应有用图书馆,用参考书,目录学之专门课程,如能扩充成系尤佳”,并指



出“今之图书馆,重在普利民众,流通致用,以普遍为原则,以致用为目的,以提高生活为归宿”^[53]。1928年秋,万国鼎讲授“索引与序列”课程,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开展的索引教学^[54]。1931年,刘国钧阐述了“图书馆设立参考部的必要”和馆员“熟习各种参考书的使用法”的重要性^[55]。因此,虽然历年来金大图书馆学课程和学分有所变动,但其核心课程如图书馆学大纲(图书馆学通论)、参考书使用法、目录学、分类法(中/西文)、编目法(中/西文)、索引与序列、书史学、民众图书馆等课程基本稳定,体现了融贯中西、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本土化特色。在课程修读顺序上,将杂志报纸政府公文、高级参考工作及实习课的先修课程设置为参考书使用法课^{[47](63-67),[52]},将图书馆学大纲课作为多门课程的先修课程^[48],也融入了金大图书馆学人的本土化思想。

金大图书馆学所开设的目录学、分类法、编目法、图书馆组织与管理等课程,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所开设的目录学、分类、编目、图书馆管理等课程^[56]基本对应。不同的是,对于编目法、分类法等课程,金大图书馆学系(组)融合中西文为一门课,图书馆学专修科将中文课设置为西文课的先修课程,课程内容的衔接反映了对中西方图书馆学知识的融会贯通。可见金大图书馆学课程不仅引进西方图书馆学知识,还贯彻了李小缘提出的“古为今用”思想,重视中国传统目录学、校雠学并从中汲取营养,为当下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服务^[57]。

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注重课程的学术内涵,系统教授图书馆学理论知识。为更好地满足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要求,与金大图书馆学系(组)相比,图书馆学专修科加强了对图书馆专门技术的训练,这与当时金大图书馆学人深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密切相关。如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在一年级(下)安排了假期实习,要求四至六星期交报告一篇;在二年级(上/下)开设了参考实习课(后改为高级参考工作及实习课)^[50-52]。

20世纪初,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开设的常见课程包括分类、行政管理、少儿图书馆工作、公共文件、主题标目、图书馆史、借阅系统、书业目录、装订与修复、订购工作、印刷和出版、学校图书馆、书架工作、索引、专门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建筑、社区联系、验收与登录、说明与范例、盲人图书等课程^[58],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中心,职业化色彩浓厚。金大

图书馆学另开设了参考书使用法、图书流通法、图书馆推广、民众图书馆、期刊管理及应用、官书处理法等学术性与实用性兼备的课程,其中图书流通法、民众图书馆、期刊管理及应用、官书处理法等本土化特色课程的开设,在当时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中尚属初次,颇为难得。

3.3 教学内容与方法本土化

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根据本国的国情,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都进行了本土化探索。

金大图书馆学许多课程将中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成果进行对比研究。如参考书使用法课“研究中西文重要参考书籍之性质及其特色、问题”,目录学课“研究中西目录学原理及其范围,说明目录种类及实用目录之意义与编制法,辨别目录学与编目法之同异”,分类法课“研究图书分类之性质与原理,对于中西各家图书分类法为比较的研究,中文偏重四部分类法及金大图书馆分类法,英文偏重杜威十进法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编目法课“讲授中西图书编目原理及其方法,对于各种条例作比较的研究,尤注重现代中国图书编目法之实际问题”,杂志报纸政府公文课“通论中西杂志报纸及政府公文之保管、整理、使用,并讨论其历史性质及价值”,书史学课“研究中西书籍演化之程序,及书籍对于文化与图书馆之关系”,图书馆史课“研究中西藏书及图书馆发达史,尤注意近代图书馆之发展及各地图书馆之实况”等^{[13](73-78)}。

注重中国传统图书馆学内容的讲授,是金大图书馆学课程的一大特色。如中国重要书籍研究课“研究重要中国书籍之内容,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丛书、类书、志书、档案、敦煌遗书等之考证”,索引与序列课“研究索引与序列之原理及方法,包括各家汉字排列法之比较,书籍索引编制法,杂志索引编制法,书目、辞典、百科全书、商名录等之排列法,各科文件序列及保管法(或称公文归档法),及其他同类之问题”,书史学课“凡与书籍有关系之材料如纸、墨、笔等皆在研究之中”,印刷术课“研究印刷技术之各方面”等^{[13](73-78)}。

“学术本旨,在公开以求致用,培育人才,服务社会”^{[22](16)}。图书馆学服务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求,是“致用之学”。金大图书馆学教育贯彻了该校“养成切合国情之实用人才”^[45]和文理科“培养专门人才,研究高深学术,适应社会需要”^{[47](2)}的宗旨,后



又体现了文学院“注重学理之探讨,与实地之调查”^[59]的教学特色。金大图书馆学许多课程都关注本国图书馆具体工作,注重实践与理论应用。如图书馆学大纲课“注重普通图书馆之内部组织及行政,类别各种图书馆之性质及其管理方法”,参考书使用法课旨在使学生“对各类普通参考书籍运用自如”,目录学课旨在使学生“能运用原理而自行编制实用目录”,特种图书馆课“讨论各种特殊图书馆之组织与管理之特别问题,尤注重于儿童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及专门图书馆等”,民众图书馆课“讨论中国图书馆与成人教育问题及图书馆之推广方法,并研究各种实际设施”,索引与序列课“尤注意于本国情形及其在读书、编书、治事上之应用”,图书选择之原理课“讨论图书选择之原理及各种图书馆实际选书之问题”,图书流通法课“讨论指导阅览者利用图书馆之方法,并研究馆内外借出与索还书籍各种手续”,图书馆行政课“研究图书馆内部之组织、馆员之资格与训练、表格之编制与使用、经费之支配,并讨论建筑设备等问题”,高级参考工作课“研究参考工作之理论、参考部之组织、各种参考问题之实地练习,及参考书目之编制”等^{[13](73-78),[48]}。这些课程的设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效法了美国,但教学的内容却是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

在教学方法上,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十分重视课程实习,“图书馆学,本系训练专业技术人员之学科,除讲课外,并着重学生课外活动与实地习练”^[60]。如金大图书馆学系(组)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市内各图书馆,“以期增长学生使用图书馆之经验,明了他馆之概况,庶将来服务图书馆界,可资借鉴”^[61],在陈长伟的带领下,该系(组)学生前往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金大图书馆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等进行实地考察学习,由馆内骨干接待并详细介绍各岗位职责,帮助学生们深入了解图书馆核心工作。金大图书馆学系(组)的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分类法、编目法等课程均有课后习题,目录学、杂志报纸政府公文、特种图书馆等课程均有参考、讨论及课外阅读^{[47](63-67)}。除了假期实习和参考实习课(后改为高级参考工作及实习课),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图书编目法(中/西文)、图书分类法(中/西文)、期刊管理及应用、官书处理法、索引与序列等课程均为每周上课、实习各2次^[50]。

继1931年春、1934年秋金大图书馆学系(组)学生两次自发成立图书馆学会^[12,62]之后,1940年金大图书馆学学生与图书馆全体职员联合成立图书馆学会,并每隔一两周举行一次座谈会^[63]。与会者根据学理或实际经验^[63],各抒己见,“冀收集思想广益之效”^[64]。如陈长伟“根据服务于图书馆多年之宏富经验”,指出国内各图书馆虽有若干小册却未认识小册的价值^[65];曹祖彬认为,虽然“各国图书馆采用开架式者甚多”,但国内图书馆并不适合实行开架式阅览^[66]等。

如果说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在学制、课程设置方面还较多仿效了美国的话,那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本土化的特色就十分鲜明了。结合中国典籍的特点,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讲授中国图书文献的搜集、组织、整理、保存和利用,并将中华文化的要义融入其中,成为金大图书馆学教育突出的特色。

3.4 教材建设本土化

金大图书馆学人除了选用美国或国内学者的著作作为课程教材,也进行了自编教材或讲义等本土化探索。

1923年夏,图书馆学讲习科开班,洪有丰自编讲义。1926年,洪有丰编写的教材《图书馆之组织与管理》出版,成为首部由我国图书馆学者撰写的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概论性专著,“举凡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上必要之方法已包罗无遗,而于中文书籍之处理,若分类、装订等等问题,尤能参酌新旧意见,不为极端主张,凡所论列,多可见之实行”^[67]。1963年刘国钧评价该书“不是西方图书馆学的翻版,而是从我国图书馆实际出发,结合现代图书馆要求而写出的一部方法指导书,在今天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39]。

1927年7月,李小缘编印《目录学大纲》^[68],同年9月编印《图书馆学讲义初稿(附图书馆学书目)》。同时他撰写的教材《图书馆学》成书并陆续出版,该书是中西结合的成果,不仅将中美两国图书馆事业、图书分类法等进行比较研究,还采用我国传统理论与方法研究图书选择和鉴别等^[69]。此外,李小缘还自编《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分类法》《编目法》《流通法》《书史学》《图书选择原理》等作为教材使用^[70]。1928年秋,万国鼎自编“索引与序列”课程讲义^[54]。

1940年11月,陈长伟根据图书馆流通部多年



工作经验,参考各国专门著述,编写的教材《图书流通法》出版。该书理论与实践并重,“不但在方法堪称适用完善,即对于图书流通人才之训练,亦有详尽之指导”^[71],后修订再版,内容更加翔实^[72]。

虽然金大图书馆学部分课程采用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但从课程的教学内容来看,仍具有中西合璧的鲜明特色。金大图书馆学人自编的教材或讲义充分结合中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适于时代,合于实际”^[73],以通俗的语言系统地进行理论阐发和实践指导,既是图书馆学人本土化思想的结晶,也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李小缘提出,“大学课程不必皆用课本,即用课本,课本之外,必有读物,或名‘指定参考’为教授所指定”^[74]。1941年《金大文学院行政计划》亦有“其选用课本或编制讲义者,亦兼用参考书,以事补充。学生且可博览诸家之长,免执偏隘之见”^[75]。

4 意义与启示

4.1 意义

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和创新,经过了从无到有、由小及大、从偏到全、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其中包含了许多先贤匠师、治学精英不破不立、孜孜以求的不懈努力,为当时孱弱的社会时代和薄弱的图书馆学带来了生机。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对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当时崇尚科学、严谨治学的教育体系作了补充和完善,同时也对当时和之后图书馆学不落窠臼、创新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4.2 启示

早期金大图书馆学人仿照美国图书馆学校(院)的办学模式开办图书馆学教育,但任何文化都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才能茁壮成长。金大图书馆学教育的本土化探索无疑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1925年6月,梁启超发表演说时表示,“我们很信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也要和美国走同一的路径”,并提出:一是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将外国图书馆学和中国传统目录学(或称校雠学)融合并加以改造;二是要养成图书馆管理人才,而后推广图书馆事业^[75]。梁启超较早地系统阐释了我国早期图

书馆学本土化思想,指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方向。据此,刘国钧拟写了《图书馆学季刊》的办刊宗旨:“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76]。1926年6月,刘国钧阐述了我国图书馆学要“取法美国”的缘由,同时也指出“图书馆学始则规模东瀛,继则进而取法于日本所追逐之美国。今则本新图书馆之原理,以解决中国特有之趋势已皎然可见”^[77]。同年8月,李小缘在苏州发表演讲,指出“图书馆成为专门的事业,必定有专门职业教育”,“美国图书馆学校已有十几所,养成公共图书馆人材。今年哥伦比亚大学、米西根大学专设图书馆学专门科,为养成高等专门图书馆人材”,国内武昌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专门学校虽然成绩斐然,可惜由西人教会所办,“要想中国公共图书馆发达,必需先培植人材,从国立学校机关添设图书馆学专门科不可”^[78]。

当时美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执世界之牛耳,因而学习和借鉴美国图书馆学先进经验实属必要。金大图书馆学人创造性地吸收美国图书馆学先进理论和实践成果,同时将其与中国传统图书馆学融合,重构了中西合璧的图书馆学,使之符合我国国情和图书馆事业需求。金大图书馆学人在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过程中,既未全盘照搬、食洋不化,也未崇古忽今、厚今薄古,而是中西结合、古今并重,使“学贯古今,术通中西”^[79]成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的价值追求和鲜明特色,也给当今图书馆学教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 1 叶继元,徐雁.南京大学在西方图书馆学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贡献[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2(5):16-19,23.
- 2 沈朝朝,刘树民.涓涓成川有师承——1913—1948年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历程[J].图书情报工作,2005(11):141-143.
- 3 曾果果.追本溯源: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07.
- 4 曾果果.中美早期图书馆学教育比较研究——以金陵大学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5):4-8.
- 5 任家乐.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
- 6 郑锦怀,顾焯青.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1940—1946)[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5):106-112.
- 7 郑锦怀,顾焯青.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



- (1927—1941年)[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1):115—126.
- 8 叶继元,徐雁.与其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回眸南京大学在欧美图书馆学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独特贡献[G]//叶继元.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图书馆学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5.
 - 9 金陵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M].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1929.
 - 10 谢欢.李小缘图书馆学教育实践及思想——纪念李小缘逝世60周年[J].图书馆论坛,2019,39(10):67—72.
 - 11 金陵大学学生要求发毕业证书的有关文书(一九三四年四月起一九四八年四月止)[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517.
 - 12 图书馆学会消息[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7(3):51.
 - 13 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第一卷 第一号)[M].南京: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1930.
 - 14 金陵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M].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1931:19.
 - 15 黄雪婷,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补证[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2):120—126.
 - 16 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室.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第四号)[M].南京: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室,1936:7—8.
 - 17 金陵大学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度教职员名册(一九三二年起一九三六年止)[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170.
 - 18 金陵大学教职员名册、履历册及教授一览表(一九三七年起一九三八年四月止)[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171.
 - 19 金陵大学教授担任课目调查表、选课指导一览表、教职员接洽时间表等表册及有关文书(一九三七年一月起一九四六年九月止)[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470.
 - 20 金陵大学一九三九年教职员名录、调查表及聘约底册(一九三九年)[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173.
 - 21 金陵大学一九四零年度教职员名册及送部审查资格教员名册(一九四零年)[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174.
 - 22 金陵大学.五十五年来之金陵大学[M].南京:金陵大学,1943.
 - 23 介绍本校二十九年秋季新聘教职员[J].金陵大学校刊,1940(279):5.
 - 24 金陵大学一九四一年度教职员名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起一九四二年止)[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175.
 - 25 金陵大学各院系课程表、选课存根单及有关文书(一九二九年六月起一九四八年七月止)[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469.
 - 26 蒋一前.不能忘怀的老师李小缘[J].文教资料简报,1982(3/4):86—88.
 - 27 金陵大学各院处推荐教职员名单(一九四六年九月起一九四八年七月止)[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135.
 - 28 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念册[M].南京:金陵大学,1948:61.
 - 29 刘衡如.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J].金陵光,1922,12(2):22—24.
 - 30 李小缘.对于鲍士伟博士来华之感想与希望[N].晨报副刊,1925—06—04(26).
 - 31 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97,113.
 - 32 刘国钧.图书馆员应有之素养[J].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1(9):33—36.
 - 33 蒋复璁.中国图书馆的几个问题(下)[J].余文豪,记.金陵大学校刊,1934(143):3.
 - 34 李小缘.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J].图书馆季刊,1936,10(4):507—549.
 - 35 金陵大学附设图书馆学专修科计划(一九四零年三月)[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1644.
 - 36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金陵大学史料集[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34—135.
 - 37 金陵大学导师制暂行细则修正草案、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导师制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及有关文书(一九二八年十月起一九四四年三月止)[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1442.
 - 38 张宪文.金陵大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9.
 - 39 陈枝清.图书馆事业拓荒者——记洪范五教授[G]//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师魂——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16—423.
 - 40 中华图书馆协会、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合组暑期学校广告[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15.
 - 41 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暑期学校之经过[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4):3.
 - 42 成都四川省立图书馆办理图书管理员讲习班[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15(3/4):16.
 - 43 图书馆近讯[J].金陵大学校刊,1940(280):3.
 - 44 本校兼办社会教育概况[J].金陵大学校刊,1939(247):1.
 - 45 金陵大学秘书处.私立金陵大学一览[M].南京:金陵大学秘书处,1933:10.
 - 46 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史·近代图书馆卷[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113.
 - 47 金陵大学.金陵大学文理科概况(中华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M].南京:金陵大学,1929.
 - 48 文学院院长室.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三号)[M].南京: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1934:93—98.
 - 49 文学院院长室.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第四号)[M].南京: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1936:108—112.
 - 50 增设图书馆学专修科[J].金陵大学文学院通讯,1940(2/3):11—16.
 - 51 金陵大学教学提纲、讲稿及学生实验记录(一九一六年九月)[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2370—2.
 - 52 金陵大学文学院选课指导书(一九四一年)[A].南京:南京大学



- 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1631.
- 53 李小缘.全国图书馆计划书[J].图书馆学季刊,1928,2(2):209-234.
- 54 万国鼎.索引与序列[J].图书馆学季刊,1928,2(3):373-383.
- 55 刘国钧.图书馆内之参考事业[J].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3(3):303-313.
- 56 James I. Wyer Jr.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M]//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of the 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1887-1912). Albany: State of New York Education Department, 1912: 7-12.
- 57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M].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186-190.
- 58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96-97.
- 59 金陵大学毕业生纪念册[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539.
- 60 金陵大学文学院.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M].成都:金陵大学文学院,1943:9.
- 61 张庚祖.图书馆学班参观记事[J].金陵大学校刊,1930(3):2-3.
- 62 图书馆学会成立[J].金陵大学校刊,1934(138):2.
- 63 图书馆消息二则[J].金陵大学校刊,1940(281):3-4.
- 64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座谈会成立[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15(3/4):16-17.
- 65 图书馆消息[J].金陵大学校刊,1940(283):3-4.
- 66 图书馆第五次座谈会与新年同乐会同时举行[J].金陵大学校刊,1941(285):6.
- 67 商务印刷馆出版图书馆学专门用书[J].图书馆学季刊,1927,2(1):封五.
- 68 徐有富.李小缘目录学思想初探[G]//马先阵,倪波.李小缘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303.
- 69 倪波.评李小缘先生的《图书馆学》[G]//马先阵,倪波.李小缘纪念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241-251.
- 70 徐雁.“读者为本,书籍至上;学贯古今,古通中西”——克乃文在华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百年纪念(上)[J].图书馆,2005(5):46-50.
- 71 新书介绍[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1,16(1/2):21.
- 72 陈著图书流通法再版[J].金陵大学校刊,1943(330):4.
- 73 金陵大学文学院行政计划(一九四一年)[A].南京: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649,案卷号:1628.
- 74 李小缘.现代图书馆之种类[J].金陵周刊,1927(4):10-23.
- 75 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11-15.
- 76 本刊宗旨及范围[J].图书馆学季刊,1926,1(1):封二.
- 77 刘国钧.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J].图书馆学季刊,1926,1(2):346-349.
- 78 李小缘.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J].图书馆学季刊,1926,1(3):375-396.
- 79 徐雁.“读者为本,书籍至上;学贯古今,术通中西”(续)——克乃文在华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百年纪念[J].图书馆,2005(6):56-59.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收稿日期:2020年12月21日

修回日期:2021年7月2日

(责任编辑:支娟)

Exploration on Indigen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Yi Xiao Ximing

Abstract: Through digging into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especially origin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historical study,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and explore the indigen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in aspects of education models, curriculum,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thods, and textbook construction. It then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the indigeniz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moder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Keywords: University of Nanking;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Indigenization